

苏 SUFA 伐
Works
作品

超能力 犯罪

SUPER ABILITY CRIMES

影持

影持：通过影子施展超能力的异能者

超能力犯罪的瘾，一旦沾惹上没人能戒得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苏 SUFA 伐
Works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能力犯罪 / 苏伐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6.9
ISBN 978-7-5502-8848-5

I. ①超…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8750号

超能力犯罪

作 者: 苏 伐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策划编辑: 布 狄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字数259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17.5印张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848-5
定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243832



当人的影子可以用来犯罪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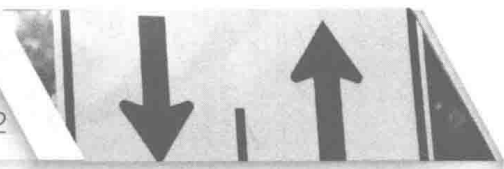
▼
▼
▼

目录 CONTENTS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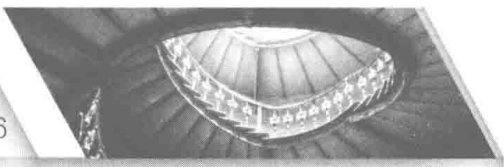
00

楔子 001~002



01

第一案
千万硬币 003~056



02

第二案
无影男孩 057~105



03

第三案
空宅恶犬

107 ~ 152



04

第四案
复影计划

153 ~ 203



05

第五案
影持法则

203 ~ 272





光投向物体时会被物体遮挡，于是便产生了影子。影子是那么一种司空见惯并且毫无作用的存在，一种即使被完全忽视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存在。每个人每件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看上去完全无害也完全无益。

似乎如此。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光线才能使影子发生变化，也不是所有人的影子都只是一条无害也无益的“尾巴”。

有些人，他们的影子不只是随光线变化的附庸，还能对其他的影子发挥作用，继而对其他人或物体发挥作用。

他们的影子拥有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力量，他们被称作影持。

影持将自己的影子施加在其他影子上来实现影持的能力，使投下那些影子的人或物体发生改变，或保持形态。

就像物理学定律束缚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与物，影持也被其相关的法则所束缚：

1. 每位影持都只能使用一种影持的能力。
2. 影持的能力可以依影持的自身意愿随时撤销，但如果是夺取或是融合了其他生命体的影子，必须在归还影子之后才能撤销。
3. 影持的能力可以受意志控制，但也可以被迫激发。
4. 影持的能力来源于遗传。如果双亲只有一方是影持，孩子必定是影持，并且能力与家长相同；如果双亲均为影持，孩子只有极低的概率是影持，并且能力与父母都不相同，甚至可能是全新的能力。
5. 如果影持在使用能力时死亡，能力的效果会永恒持续。

.....

这就是影持世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影持法则”。



01

第一案 千万硬币

亿万富翁刘蒙义的豪宅失窃，唯一的失窃物竟是一枚一角钱硬币。

价值一千万的一角硬币，悬赏足足是自身价值的一亿倍。





千 - 万 - 硬 - 币



这几年，记者可不是个好干的职业，现在人们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早已司空见惯了。司空见惯到比起杀人案，他们更乐于持续关注豪宅失窃案，毕竟相比之下后者更具娱乐性。

失窃的是亿万富翁刘蒙义的豪宅，门外记者们正有秩序地拥堵着，拍摄豪宅标志性的的大门，想方设法把豪宅和警察或是警车摄入同一张照片里。

这会是条不错的头条新闻，罗穆一边想一边又拍了一张照片，要是我能知道里面都丢了些什么就更好了。

眼前又是一个穿制服的家伙，他隔着复杂的铁艺大门又拍了两张照片。此时他正准备把镜头拉近点，看看这案子的负责人是谁，以便将对方的名字写进自己明天的报道。“咦，这下巴看着挺眼熟的，对了，这不是章老哥嘛。”既然负责人是老熟人，那显然就没有继续守在这里的必要了，罗穆从他拥挤的同行中抽出身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拿出手机开始翻找章页的电话。

还没等他找到，电话倒先响了，来电者正是他刚打算联系的那位“章老哥”。

“嘿，老哥。真是巧，我刚打算打电话给你……”

“看能不能挖出来刘蒙义家丢了什么？”

“老哥你真……”

“你能看到我，我自然也能看到你。既然让我看到你了你就过来吧，到后门

来，我派手下来接你。”对方挂电话前还没忘了加一句，“别声张，如果我看到后门也像前门一样挤满了你这种苍蝇，我就直接连你一起轰出去。”

罗穆赶忙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可是有素养有职业道德的专业记者，对于独家新闻的处理，他一直是很有经验的。

每一座豪宅都会有后门，以避免给厨房送食材的车或是其他什么人踩脏了豪宅的门脸。如今记者的天性是什么都不放过，后门自然也堵满了记者，不过比起水泄不通的前门倒是少多了。门里守着一个年轻警察，不苟言笑并且拒绝和任何人交谈。

罗穆隔着门递进去记者证，不苟言笑的年轻警察把他的名字、照片和本人核对了三遍之后终于把门拉开了一条缝。

“就不能再开大点？”罗穆觉得这条缝窄得似乎只能塞进去一条胳膊。

“开这么大就足够你进来了。”不苟言笑的年轻警察望着他身后想趁机挤进来的其他记者说。

罗穆无奈之下，也只能狠吸一口气咬牙往里挤。“嘎嘣”一声，他上衣的扣子掉了两颗。

扣子从门的下方滚落到了门的另一边，被其他挤上来的记者踩了几脚后就踢得不见了。

被挡在门外的记者对着他一阵狂拍，罗穆已经几乎能看到自己狼狈的照片登在明天的报纸上——和亿万富翁失窃案登在一个版面上，作为花边新闻。

“你不是说我肯定能挤进来吗？”他没好气地对放他进来的警察说。

那警察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觉得你的哪部分没进来？”

罗穆指了指本该是扣子的地方留下的线头，警察完全没有理睬他的意思，罗穆耸了耸肩，决定把这笔账记在主编头上，乖乖地跟了进去。

章页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年轻警察出门后罗穆双手“拉”起不存在的裙子，低头弯膝做了一个夸张的屈膝礼：“见过章页老爷。”

章页警长一副要吐的表情：“我该把独家新闻给别人的。”

“别，别。”罗穆立刻绕到他前面，几乎是堵着他的脸拍了张照片，“啧啧，真帅，我说什么来着，论上相大上海没人比得上老哥你，这正直的眉毛犀利



的眼神，明天的头版就像是为这张脸而生一般……”

“罗穆……”章页斜着他正直的眉毛喊他。

“说吧，这次是要帮你发布假消息还是公布悬赏？刘蒙义能给出的悬赏怕是不少吧，七位数是肯定有了吧，有没有八位数？丢的东西一定比这更值钱吧。”

“你这是在套我的话？想套出这豪宅里到底丢了什么？”

“不，不。”罗穆在嘴前摇着右手的手指加以否定，“我不用套，以咱们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你肯定会告诉我的。当然，准不准我写在明天的头版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写吧。”

“什……什……什……什……么？”

正直的眉毛又扬起来了，不过这次却是很高兴的：“我是说‘写吧’。”

罗穆的眼睛如扑倒羊羔的野狼一般放光：“丢了什么，不，谁在乎丢了什么，几百年前花瓶还是石雕的名字谁听得懂，直接告诉我劲爆的，读者最想看的。告诉我丢的东西值多少钱！”

“我想……这个答案是值得上头版的。比我正直的眉毛值得多。”

章页的笑意显现，他在等着看罗穆听到这答案后的反应。

“丢的这件东西是刘蒙义最珍视的收藏……它的价值是……”

罗穆抽出一支笔准备抄在手心里。

“一角钱。”

……

长时间的沉默过后罗穆问：“到底值多少钱？”

章页脸上笑意更浓：“就是一角钱。一枚面值为二角的硬币。”

“就算丢的东西真的是一角硬币，那也不能是普通的一角硬币啊，不能是那种在路面滚过连弯腰捡一下都没人愿意的一角钱啊。”

章页没回答他，他还是只笑着，用一种令人恼火的方式满意地笑着。

章页的笑让罗穆明白过来了：“喂，喂……老哥你不是说真的吧，真的就是一角钱？超市找零时甚至都懒得让人找的一角钱？上面没多字也没少字，没把

背面的兰花印成大菊花，也不是朋友圈流传的年份稀有一枚价值几万几十万的？我不相信普通的一角钱丢了这位亿万富翁能注意得到？如果那是普通的一角钱咱们现在还在这不知道是收藏室还是展览室的地方干什么？”他不是很确定地指着房间追问，“咱们这是在案发现场对吧。”

“我想你应该知道的，”章页跷起拇指斜指背后的玻璃匣，“否则你刚才就不会趁我不注意冲着这东西拍照了。”

玻璃匣如普通床头柜一般大小，四边被全部封死，金属的支托立在中间，支托的底部是丝锦的衬垫。置于半人高的展示架上，里面空无一物。

整间屋子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收藏品，全都封在玻璃匣或是玻璃罩里，唯独只有这一个空的。

“我只是碰碰运气，没准儿能登在明天的报纸上呢，你知道现在的读者不喜欢全是文字的报道，在网上传播的新闻更是不能没有图。最好能再来张失窃物的照片，真的是普通的一角钱吗？那我就去银行随便换一个来拍照了，反正登在报纸上都一样……对了，能透露下是哪年的硬币吗？不方便透露就算了，我只拍背面也行……”

“1986年。”章页突然说道，“很普通的一个年份，市面上相同的一定有成千上万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枚普通的一角钱当作宝贝收藏在这里，不过他表示愿意向找回这枚硬币的人支付一千万人民币的酬金。”

价值一千万的一角钱，悬赏足足自身价值的一亿倍。

绝对爆炸性的头条新闻！作为独家新闻的话明天的报纸肯定会被疯抢，朋友圈也会被彻底刷爆。

房间没有窗户，因为阳光的直射会对一些古董造成伤害。柔和的灯光抚在这些价值不菲的珍藏上，令它们的影子印在墙上。罗穆盯着曾经装着价值千万的硬币的玻璃匣，灯光透过玻璃使得墙面有点儿暗淡，支托的影子投在这有点暗淡的墙面上，也因光线的削减而呈现出深灰的颜色。

盯着这影子的罗穆突然说：“老哥你知道，记者的薪水其实是很少的，而上海又是个什么都贵的地方。”

章页和藹地点着头，那样子仿佛就是罗穆的亲哥哥。



罗穆投在地上的影子突然抖动起来，影子的双腿融合在一起，双臂缩进身躯，头陷进了胸膛里。这平板般的影子又抖了抖，抽出一个头儿来，抽出一股两指宽的影丝在地上游走，蛇一般游上墙，铺散开来，遮蔽住了玻璃匣和支托的影子，遮蔽住了这整面的墙壁和紧挨着的地板。

然后遮蔽着的影子潮水一般散去，留下原有的影子，以及新的影子。

“行了老哥，你赢了，这是还原的墙上曾有过的影子。”罗穆亲切地搂着章页的肩膀，“老哥你作为警察是不能领赏的，看出什么线索来也跟兄弟分享一下，我领了赏金咱俩各分一半……”

上海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城市，自然也有影持混迹其中。一个油嘴滑舌的小记者拥有影持的能力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事情。

罗穆的能力是“复现”。他能感知影子及影子曾停留的痕迹，并用自己的影子将其再现出来。

距离的时间越久，影子的浓度就越浅。就像用红外热成像仪拍摄人停留的痕迹，距离的时间越久，体温散失得就越多，图像也就越模糊。一般间隔一天以上的时间后，影子就很难再被复现出来了。

失窃的时间是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期间，案发的时刻在复现的时间范围内。

墙上层叠着几个人的影子。“猜猜这些人里面到底哪个是偷走了这枚即将轰动全国的‘千万硬币’的窃贼。”罗穆拍下墙上的影子。

章页摇头：“哪个都不是，我们已经用红外热成像仪拍过了，没拍到窃贼留下的体温。你在墙上复现出的影子都是警方人员的，是勘验现场时留下的。”

章页凑近了墙面看，看人影之外的影子。

“我找你来，是因为我想也许有别的不比室温高的东西，所以无法通过红外检测。但所有东西都会留下影子。来看一下这里，你觉得这像什么？”

章页指着的是墙面上的一处影子，巴掌大小，嵌在玻璃匣的影子中间，紧挨着支托，正是原本该是硬币的位置。

罗穆觉得这影子的形状很眼熟，好像……不久前才见过。对，就是不久前才见过，是早餐时候才见过……早餐时他吃了豆豉鱼配泡饭，豆豉鱼罐头里的

是……金枪鱼！

对，就是金枪鱼，这影子和他在罐头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真是不可思议。”章页的口气甚至有些赞叹。

“老哥你已经有思路了？”

“要是有的话我为什么还要用‘不可思议’这种词？”

“哦！那真不好意思，我倒是有思路了。虽然我还搞不明白怎么会有金枪鱼的影子出现在这里，但这影子也清晰得过分了些吧？”

章页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正义的眉毛拧在了一起。

是影持。

这里是上海，自然不会只有罗穆一个影持。



毫无疑问，刘蒙义家的失窃案将是明早新闻的头条。现在全上海的媒体都在为此忙碌，自然也包括刚得到了独家新闻的罗穆。

与忙着打探消息或是组稿的同行不同，罗穆正忙着让他的主编找不到他。

他关了机，拦了辆出租车飞驰而去。出租车停在了一家书店门口，他让司机等着，下车冲进店里，五分钟后他回到车上，手里多了本书，封面上印着一个人的特写照片，带着名人以及有钱人特有的表情。

然后罗穆给了司机另外一条街的地址，是家裁缝店。

店里摆着张舒服的椅子，一个女人正坐在上面惬意地织着围巾。

罗穆拉过把椅子坐到她对面：“苏姐，生意好吗？这漂亮的围巾是给谁织的？”

被罗穆叫作苏姐的女人，本名叫苏茜，她笑了，眼角弯弯的：“给你。如果你要买的话。那边还有很多成品，样子不同价格也相应地不同，不过别问我具体多少钱，我不记得，还好我在上面都贴了价签。如果是你要买的话，我可以算你便宜点，看在你叫我苏姐的分上。”



“哦，那我可得多叫几声。苏姐苏姐……我得叫多少声才能不付钱？”

现在手工围巾就和裁缝店一样少见了，苏姐手里正织的这条花色精美，和店里挂着的那些可完全不同。

这看着可不像是卖的啊，罗穆想，但他没说。

“适合你的衣服在左边第三排，有夹克、风衣和西装，不过我猜你不会要西装，你基本没机会穿。应该还有些别的款式，不过我记不清了，你自己看好了，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可不想数错针。”

罗穆抖着他还穿在身上的大衣，表示自己不是来买衣服的，只是来补扣子而已。

“我看到了。现在没有合适的扣子，所以你得把衣服留下来，而外面现在又很冷，我得先借你件衣服回家。我刚才有说过价钱或是折扣之类的事情吗？那是围巾说的，衣服可不是……你就应该明白这不是要卖给你。”

罗穆摊开手，既表示认输，又表示无话可说。

罗穆挑了件夹克，在身上比了比，正打算说话，苏茜先开口了：“想趁机打听什么就快点儿问吧，总操心着你什么时候问话会让我数错针的……好了，别再这样叫我了，想哄我开心也不必把自己装得这么傻，要不是想顺便打探点儿什么，恐怕你早就自己随便买几颗扣子缝上了……这次碰上的影持是什么能力？”

苏茜也是影持，而且她几乎知道这上海所有的影持，如果罗穆想查有关影持的事，她是最好的选择。

罗穆在相机里翻出墙壁上影子的照片。苏茜看了半天，总算是在罗穆的指引下找到了看上去像是金枪鱼的影子。她对形状倒是没什么看法，相机上的照片太小，墙上的影子看起来就只是一个黑点。罗穆指出的疑点她一时也没反应过来，这黑点的影子是很清晰没错，可墙上警方人员以及罗穆的影子也同样清晰。

“问题就在这儿，苏姐。这些人的影子清晰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来工作的，而工作的人需要什么？”

罗穆双手合拢又打开，像演讲的人在讲到关键处时停顿。苏茜用毛衣针拍了下他的手，要他别这么卖弄，自己已经明白过来了。

“是光线呗。”她说，然后便开始埋怨罗穆害她织漏了一针。

失窃案是在夜里发生的，没有灯光也没有日光，即使真有什么东西留下影子，也不该和这有充足光线时所留下的影子一样清晰。这个金枪鱼形状的影子也因此不可能是正常物体投下的影子，而是影持能力者所留下的痕迹。

苏茜给了罗穆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他这是那个人的能力。当罗穆问起这是什么能力时她说：“我不记得了。”

说得坦坦荡荡仿佛天经地义一般。

“姐，你说得还真是理直气壮。”

苏姐则给了他一个“你懂我”的表情。

罗穆耸肩，他听说苏茜早年曾受过伤，记忆受到了损害，经常记不住事。但更多时候他怀疑这只是她的借口，是她懒得记甚至是懒得理人的借口。

他在告辞之前说：“这个案子是章老哥负责的。”

苏茜的毛衣针停了下来，脸上看不出任何神情。

“三天后来取你的上衣。”她面无表情地说。

罗穆用手指指苏茜又指指自己，那意思是：你就没有别的要和我说的？

果然苏茜继续说：“告诉你这次的影持能力也可以，如果你肯帮我把围巾送给章页的话……”

罗穆立刻去摘店里挂着的围巾：“哪条？”

“我正织着的这条。所以你得先等我织好。”苏茜说，笑得眼角弯弯的。

罗穆在截稿前的半小时才重新开机，在这之前他成功地让主编找不到他。开机后主编的微信和短信一条一条地冒出来，他一条也没看，全部删除了。

他不用看也知道里面都写些什么，无非是要他赶快回电话，以及五花八门的骂人的话——全都是骂他的。他关机前给主编打了个电话，语气激动地说自己有独家新闻，然后在他最后一个字刚说出第一个音节的时候挂断了电话，并且迅速关了机，就像是手机没电被强行关机一般。

眼看就要排版却迟迟拿不到独家新闻，号称有独家新闻的记者却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光是想想主编现在的表情罗穆就非常快活。

距截稿时间越紧对他就越有利，要知道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可是很高的。

